

苏轼游山赴筠先后谈

周九成

宋神宗元丰七年(公元1084)四月,苏轼贬官黄州(今湖北黄冈)。五年后,“量移汝州”(今河南临汝),沿长江舟行,途经九江(今江西九江),特意转道去辞别贬官筠州(今江西高安)的弟弟苏辙,并游览了名胜庐山。对苏轼游山赴筠的日程,历来有两种见解,一以游山为先,一以赴筠为先。这两种见解都缺乏充分考订,沿用至今,致使对这段时期苏轼活动的陈述和苏诗顺序的排列亦此亦彼,不相统一,给当时的苏轼思想和苏诗含义的理解带来影响。为此,澄清呈异的见解很有必要。

我们认为赴筠先于游山。

(一)苏轼至筠前没有充足的时间游山。苏轼过庐山西麓九江县境内的圆通寺有诗云:“此生初饮庐山水”^①,诗前自叙曰:“圆通禅院,先君旧游也。四月二十四日晚,至,宿焉。”由“初饮”可见苏轼在此之前未进入过庐山境内。又云:“我来仲夏初”^②,五月一日苏轼在去筠州道上的建昌(今江西永修西)。又云:“端午游真如”^③,五月五日在筠州游览真如寺。建昌至筠州约二百里,“老兄骑驴日百里”^④,按苏辙对苏轼行进速度之说,苏轼当于五月三日到达筠州。这样,苏轼五月一日以后到至筠前未游山。那么,苏轼先游山必在四月二十四日至五月一日之间的七天中。

但是,苏轼“往来山南北十余日”^⑤,七天之数与他游山实际用去的时间相去甚远。而且,二十五日是他父亲的“忌日”^⑥,他应无心游乐。他在圆通。手写宝积盖颂佛一偈,以赠长老仙公”^⑦,以及酬唱作诗,要占用时间,圆通南至建昌有二百余里,行路需用二三日。把这些必须花费的时间扣除,则七天所系,不说细细观赏,就是粗略地在庐山上跑一圈,时间也不够用了。

王文浩不但认为苏轼在这段时期游了山,而且还认为苏轼游山后去了兴国(今湖北阳新)探视“起知兴国军”^⑧的朋友杨绘,才转赴筠州道上,于“五月一日至海昏”(即建昌)。这显然不妥。且不说七天中苏轼有许多应酬事要做,单就圆通、兴国、建昌间的六七百里路程而言,苏轼赶路也会累得气喘,岂有余暇游山!

(二)苏轼在五月中下旬游的山。苏轼《书刘道纯诗后叙》云:“与高安刘格道纯,同游庐山简寂观(庐山香炉峰之西),道纯诵此诗,请书之石。”^⑨落款是,“元丰七年五月十九汝州团练副使苏轼和仲”。可见五月中下旬苏轼正在庐山上游览。

从苏轼离开筠州后的日程推算,五月十九正好在山上。苏轼别过苏辙,“却渡来时溪”^⑩,由来路返回,“五月九日过新吴”^⑪(今江西奉新),“明日夏至,游(新吴)宝

云寺”后离去，即五月十一日离开新吴。新吴北至庐山南麓近三百里，苏轼当在十四日左右到达庐山下。十九日游至简寂观，时间上的连接紧凑一贯。

王文浩认为，苏轼是“自高安还至九江为（刘）格书此诗”^⑫的，这不合情理。“请书之石”是要求写在石壁上，并且，刘格是应景口“诵”之作，苏轼当有应时手“书”之举才能与之相配。如果苏轼是跑到庐山下的九江去“书”之纸，还要刘格等待近一月（按王文浩说，苏轼四月二十四日游山，至五月十九日才“书”的时间计），是既不合文意，又不近人情的。当然，苏轼如果当时有生病之类的意外，也有可能延缓到九江去“书”。但是，苏轼在游山期间，《书李公择白石山房》和《题西林壁》两诗，皆“书”于壁墙之上，可见他当时完全有“书之石”的笔力和雅兴，没有缘由可以拖延推诿朋友的。

王文浩断该“书”在九江的依据是，苏轼《跋秦太虚辨才题名》文后落款为：“元丰七年五月十九日慧日院大雨中书”。是时，“参寥寓慧日院以待公，公于大雨中记大觉禅师事以遗之，此诗（指刘格诗）乃同日书也”^⑬。这是以“跋”之时与“书”诗同，便以“跋”之地推及“书”诗之地，断“书”诗于九江。我们认为这不足以推断出“书”诗的地点。既然诗和跋“书”于同时同地，为什么诗后的落款不同样是“慧日院”呢？如何解释把刘格的口“诵”之作“书之石”的含义呢？“书”跋和诗不在同地，也不在同时。“书”跋的时间有失误，应在二十九日。苏轼由中下旬游山“十余日”回至九江正在月底。参寥六月初“以诗留别”^⑭苏轼于九江，他伴苏轼游山一场，无有独家新闻可证，惟有“自庐山之阳并山而东”^⑮，寻访“（大觉）禅师旧迹”之事可述，临别之际，“书”以“遗之”，聊酬友情，也应在月底。为什么不在游山时，而要在回九江时才“书”以“遗之”呢？跋既非参寥的口“诵”之作，也非他的专题记述，“遗之”与否，倘不是为了酬别之类，尚在两可之间，自不用在游山时赶急。因此，十九日可能是翻刻之误。或者，简寂观在山南一带，苏轼与参寥由山南东向寻访大觉禅师旧迹时，十九日驻足简寂观，当他二十九日书跋时，误把寻访日期记为跋时间。如果死扣十九日在九江书跋这个日期，那么，《书刘格道纯诗后》之意，《记游庐山》中“十余日”之时，乃至苏轼该时期的整个活动日程，都无法圆满解释。与其如此，不如断“跋”为二十九日，更为合理。

（三）苏轼是从“筠州还”后由山南开始的游山。苏轼写信给他的一个友人，说他要“自德安（今江西德安）径赴栖贤”^⑯。栖贤寺在山南，德安又在栖贤南约百里，位于九江至洪州（今江西南昌）大道上，是苏轼赴筠后返回九江的必经之地。德安距筠州三百余里，苏轼赴筠是“露宿风餐六百里”^⑰，如果是在赴筠前由德安直赴栖贤开始游山，岂不成了“露宿风餐”一半路程又掉头从来的怪事？无疑，这是赴筠后所为。

苏轼《白塔铺歇马》诗，“原题上有‘筠州’还三字”^⑱。考诗中“甘山庐阜郁相望”句，原题无误。归宗寺，“当即此白塔铺也”^⑲。确切说，白塔铺是个小镇（今庐山一带尚有夏家铺、黄孀铺之类地名），归宗寺位于白塔铺境内或镇上。归宗在山南，白塔铺即在山南，甘、庐二山就在其北。苏轼“筠州还”是北归，于白塔铺北向眺望二山，行进方向与眺望方向完全吻合。如果是南下筠州经过白塔铺，眺望方向就不对了。他“露宿风餐”急匆匆往筠州赶，没有理由瞻前顾后，反向观望。

“归宗化立来，辱书，方欲裁谢；栖贤迁师处，又得手教。眷与益勤，感恚无量……今仆蒙犯尘埃，垂三十年，困而后知返，岂来使点瀍名山。”^⑳苏轼在归宗、栖贤间的心情是

因“困”而不愿“点涑名山”，与他“初入庐山……遂发意不欲作诗”①同一心绪，可见他是由归宗、栖贤“初入”庐山的。

归宗是苏轼“初入”庐山的寺庙，其临近白塔铺，苏轼“筠州还”后“歇马”该地，则是他结束探弟旅程，换上“芒鞋青竹杖”②，进入游山之行了。

苏轼会不会在非山南的地点进入庐山呢？“宋时登山由锦绣谷”③，而谷在山北。“宋以前登山似乎主要由石门涧”，涧却在山之西南。这两处在情理上，都与“自德安径赴栖贤”，“筠州还”后“歇马”白塔铺，进而“初入”归宗、栖贤相悖，都应排除。

（四）在事情的缓急上，赴筠也先于游山。苏轼急于赴筠，除他们兄弟手足情深，思念日切外，更主要的是，苏轼急于与苏辙商量进退大事。

苏轼接到由黄移汝的命令，本来是件好事，黄州是个苦寒偏远落后地区，汝州地近京都，各方面都强过黄州。可是，苏轼却想“乞依黄州居住”④，又“细思君恩至厚，不可不奔赴”，心情想当矛盾，“很勉强”⑤地接受了命令。为什么呢？“上（指神宗皇帝）复有旨起轼以本官知江州，中书蔡确、张璪受命，王震当制，明日改承议郎（苏轼贬黄州前的“本官”是朝奉郎，比承议郎高一级）江州太平观（宋制，官观之职是无权无势的闲官），又明日命格不下”。于是“（神宗）卒出手札，徙轼汝州。”⑥原来权臣们不惜抗拒皇命压制苏轼。对于这样一个充满危险的政治漩涡，汝州优越的地理环境，反而成了靠近漩涡中心，更易招致危险的地方。当然应该远远地避开为妙。移汝不是，不移汝又辜负了令苏轼“感涕”⑦不已的浩荡圣恩，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？这是关系到苏轼政治前途乃至身家性命的大事，他理应“迫往筠州”⑧，与苏辙商议。

苏轼兄弟在筠州的两首唱和诗，很能明了这一点。“归来一调笑，慰此长齟齬。”⑨“奈何贫贱中，所欲空齟齬。”⑩“所欲”什么？“惟当理锄耰，教子执耒耜。”即归隐务农。两兄弟“齟齬”一阵，结论是退出官场去当农民。不久，苏轼奏上《乞常州居住表》，他把这一“齟齬”结果投之了行动。再从事后一年半左右，苏轼便从退居地常州起知登州，归耕确是对付复杂政治局面的良策。苏轼急匆匆“迫往筠州”，此行不冤。

照此情理设想，为身家性命苦恼的苏轼，能去先游庐山么？

其实，苏轼有了良策，心绪也并未有多大好转，因为是“空齟齬”。实现良策需要钱，归耕买田要钱，为达到归耕目的拖延移汝时间也要有相当数额。苏轼离开黄州，到获准在常州居住，用了将近一年之久，这笔旅途开支是不小的。苏轼兄弟又都在“贫贱中”，眼睁睁看着好计划难于实现，心绪能有多好？毕竟有了退路，所以他返回九江时游了庐山。毕竟心绪不怎么好，所以有“岂来使点涑名山”，“遂发意不欲作诗”之说。当然，这两句有极力赞美庐山之意，苏轼把握不住自己命运，被庐山超凡拔俗的优美，映衬出他自惭形秽的心态，也油然而见。要不，怎么会因“蒙犯尘埃”，“困而后知返”，才不敢“点涑名山”的呢？就是充满哲意的名句“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”，也有苏轼当时心态的烙印。庐山本色变幻多姿，叫人把握不着，正好借此渲泄苏轼把握不住自己命运的心情。

总之，无论是苏轼的诗文含义，苏轼的活动日程，还是苏轼的心境，都表明游山后于赴筠更合情理。弄清这一点，不仅对澄清呈异的见解，排定苏诗顺序有好处，对正确把握这段时期苏轼诗文的背景和含义，也是有所助益的。

注释:

①《苏轼诗集》(简称《诗集》,中华书局1982年版,下同)卷二十三《圆通禅院,先君旧游也,乃作是诗》

②《诗集》卷二十三《过建昌李野夫公择故居》

③《诗集》卷二十三《端午游真如,迟、适、远从,子由在酒局》

④《栾城集》卷十三《次韵子瞻特来高安相别先寄迟、适、远,却寄迈、迨、过、遯》

⑤《东坡志林》卷一《记游庐山》

⑥同①

⑦同①

⑧《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》(简称《总案》,巴蜀书社1985年版,下同)卷二十三

⑨同⑧

⑩《诗集》卷二十三《初别子由至奉新作》

⑪《总案》卷二十三引《本集·书李志中文后》

⑫《总案》“苏海识馀”二

⑬同⑫

⑭同⑧

⑮《总案》卷二十三引《本集·跋太虚辨才题名》

⑯《苏东坡全集》(简称《全集》,北京中国书店1986年影印版,下同)“续集”卷六《与开元明师五首》之三

⑰《诗集》卷二十三《将至筠,先寄迟、适、远三犹子》

⑱《诗集》卷二十三《白塔铺歌马》引“查注”

⑲同⑱,引“合注”

⑳《全集》“续集”卷十一《与佛印禅老书》

㉑同⑤

㉒同⑤

㉓《庐山名胜》(地质出版社1985年版)“庐山的登山道路指南”

㉔《苏黄尺牘》(新文化出版社1923年版)《苏轼与王文甫书》

㉕《苏轼评传》(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)第三章

㉖《总案》卷二十三引《通鉴长编》

㉗《全集》“前集”卷二十五《谢量移汝州表》

㉘《全集》“续集”卷五《与金山佛印禅师》

㉙同③

㉚《栾城集》卷十三《次韵子瞻端午日与迟、适、远三子游》